

# 近四十年來中國發掘出土文獻及其影響

駱 偉

中山大學（廣州）

【內容提要】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發達，典籍文獻淵遠流長，文獻產生之早，數量之多，載體之多樣，內容之豐富，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近數十年來，中國在地下、地面發掘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獻，成果輝煌，本文首先介紹其中幾項重大發掘，再分析其價值與影響。

## 一、幾項重大的發掘

近年來，由於科學考察、基建工程、道路橋樑修築、文物古跡的修繕以及其他原因，先後發掘和出土了一批文獻，主要有：

1. 甲骨文獻：我國自一八九九年發現甲骨文以來，已整理出版一百多種書刊文獻，對甲骨文獻的傳播和殷代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研究，起了極大的作用。一九七三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在河南安陽縣小屯村南進行考察發掘，發現近五〇〇〇片刻辭甲骨，〔註一〕這批卜骨文獻，對甲骨的分期斷代研究有重要意義；一九七七年，在今陝西岐山、扶風兩縣之間的周原遺址，發現了一批早周的甲骨，共有一七〇〇〇多片，其中有刻子甲骨近二〇〇片（全縣記事刻辭），曾轟動學術界。〔註二〕這批甲骨的發現，改變了人們的觀念，否定了甲骨文全是占卜辭之說，它對研究先周歷史，探索殷末商、周之間的關係，有很大學術參考價值。同時，這批甲骨有穿孔並有「典冊」的記載，說明周代已把甲骨文獻串連成冊，從而印證了《尚書·多士》「維殷先人，有典有冊」的說法，並作為檔案加以保存。此外，在山西、陝西和北京昌平等地也發現過周代甲骨。

2. 竹簡文獻：我國自古以來，就不斷發現竹簡文獻，先後整理了《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著述，並一直流傳至今。在本世紀七十年代，曾三次大規模發現地下竹簡，震惊中外。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四九七二枚竹簡，「註三」其中有四部軍事著作和一部天文曆法著作，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考古工作者對甘肅居延進行了調查和發掘，獲得漢簡二萬多枚，其中包括完整和比較完整的簿冊七〇多個，「註四」內容十分豐富，為研究秦漢史提供了新的可靠資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簡一一五五枚，這是我國首次發現秦簡，內有一〇種，包括歷史、文學、法律、政書等內容的著作，為研究秦代歷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料。「註五」此外，在長洲馬王堆以及甘肅武威旱灘坡等均發現了類似文獻。

3. 繾帛文獻：綾帛文獻盛行於春秋戰國，在紙沒有發明之前，以綾帛作文獻載體，具有體積小、重量輕、可卷舒、便攜帶等優點。這種綾帛文獻，迄今僅在湖南有所發現。早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後在長沙曾出土過帛書，但數量很少，影響不大。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在長洲馬王堆三座西漢墓，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內有二十六種十二萬多字的綾帛文獻，「註六」這是中國的重大考古發現之一，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為研究漢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實物資料。這批數量衆多的綾帛文獻，包括古代哲學、歷史、地理以及天文、歷法、醫學等多學科內容，許多在《漢書·藝文志》都不見著錄。由於數量較多，內容豐富，因此有人把它稱為「地下圖書館」。「註七」

4. 玉版文獻：我國古代有「玉版」、「玉簡」、「玉機」和「玉冊」的文獻記載，而實物卻鳳毛麟角。一九五一年在發掘南唐三陵中，出土了二十三片哀冊的玉片，一九五二年在河南輝縣固圍村戰國墓中發現了五十枚玉簡，這引起了考古學界的極大興趣，但未見諸文字。而最大又有文字記載的玉版文獻，便當以一九六五年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中所出土的《侯馬盟書》了。這次發掘五〇〇餘件距今二四〇〇多年的玉版和石版文獻，其中三分之一為玉片。「註八」它們的形狀為上尖下方，最長的約三十二厘米，小的約十八厘米，有的簿如紙片，玉片上用硃筆和墨筆書寫，由於記載內容為春秋時期晉國赴鞅和有關國所訂盟約的文書，因此稱為《侯馬盟書》。這次玉版文獻是我國首次大規模的發現，無論在考古學，還是在文獻學，都有較大的學術和研究價值。

5. 寫本文獻：我國自漢代發明紙後，文獻載體逐漸由簡牘、縑帛向紙質型過渡，但那時還沒發明雕版印刷，故寫本文獻以漢至隋唐一直盛行。在敦煌發現的大批唐寫本便是一個佐證。目前，現存最早的寫本文獻為新疆吐魯番出土的西晉元康六年（二九六年）寫本佛經殘卷以及《晉人田賦殘箋》。近年來，寫本文獻也有重大的發現，如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十多次科學的地下發掘，清理出公元四至八世紀的墓葬近四〇〇座，出土十六國的北涼至唐代的文書近三〇〇〇件，內容包括當地官府的公文、審案記錄、財會簿冊、租貸契約以及歷書、醫書、家書、古籍、佛典等等【註九】，對研究吐魯番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醫學等情況，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這是自敦煌後又一次古代寫本文獻的重大發現，有關部門正整理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此外，在各地陸續出土部分古代寫本，如一九七〇年在山東莘縣宋塔發現了宋寫本經卷，一九七三年在河南省築縣石窟寺發現北宋寫本佛教文稿、經卷以及最近在內蒙古東部一座古塔發現袖珍寫本《金剛經》等等。

6. 雕印文獻：一般認為，我國雕版印刷術興起於唐代初年，歷經五代、宋、元、明、清各朝，出版了大量文獻，成爲我國古代文獻的主體。在古代的遺址、古刹、古塔和墓葬中，近年來相繼出土了一批雕印文獻。如一九七四年文物部門對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簡稱應縣木塔）修繕過程中，發現四層主塑像內藏有一批遼代珍貴文物，為數共一百六十件，其中有刻經四十七件，寫經三十件，刻書、染刻八件，繪畫一件，版刻、彩印佛像六件以及其他文物一批【註一〇】，這次遼代文獻的發現，不僅，彌補了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而且對研究遼代造紙、印刷、版畫等技術，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意義重大。一九七〇年在山東兗州明代魯府荒王朱檀墓中，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六種古籍以及四件手卷（如《葵花蛱蝶》、《白蓮》等）。這批出土的古籍的特點是大多有可作爲鑒別版本重要依據的書牌（或稱牌記、木記），十分珍貴。考朱檀爲明太祖的第九子，朱元璋爲了鞏固其政權，實行分封同姓制度，把皇族子孫分封到各地爲王，稱爲藩府，魯府是其中之一。朱檀爲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出生之人，只活了十九歲，到洪武二十二年便去世了，這六種書便是他的陪葬品。出土時，筆者曾目睹這些雕印本紙質都很新朗，說明地下保藏不比地面差，其中只有兩種因墓穴滴水而受損。

此外，各地還陸續發掘了一批雕印文獻，如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縣宣家墳出土的明成化北京永順堂刊印的十種《說唱詞

話》和一種南戲劇本。一九七五年在江西星子縣橫塘鄉出土的一座宋墓中，發掘了兩部宋代學者邵雍的集子以及一九八二年廣東在一座明墓中出土南戲珍本《劉希泌金釵記》等等。

## 一、發掘出土的重要文獻及其價值

上述近四十年來幾項重大文獻發掘，出土了一批數量多、價值高、版本珍貴的文獻，有的是原件，有的是經整理而出版的文獻，主要有：《小屯南地甲骨》、《周原甲骨》，這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整理小屯南村和周原遺址所出土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前者分上下冊，上冊為圖版部分，依出土的灰坑（H）、房墓址（F）、墓葬（M）、探方（T）為序而編排；下冊為釋文、索引、摹本。系統地記述了小屯村南出土的五〇〇〇片甲骨的內容。這批甲骨較之過去出土的甲骨有許多新發現，如過去卜辭有高祖夔、高祖王亥、高祖河等稱謂，有人據此論證商代先王在上甲以前稱高祖，上甲以後稱後祖。這次出土卜骨發現了「高祖上甲」此一稱謂，因而推翻了原來的論證。又如古代軍隊的建制，以前卜辭記載商代只有右、中、左三師，這次發現了右旅和左旅，並有右戍、中戍、左戍的武職官名，說明商代年隊組織是嚴密的，因此而推論沿用至今的師旅建制，淵源一定更早；後者主要整理研究周原遺址出土一七〇〇〇片甲骨概況，雖然其中有刻字的甲骨為數不多（約二〇〇—三〇〇片），但它全是記事刻辭，不象殷商甲骨基本是占卜之辭，這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甲骨文的觀念。

竹簡文獻：主要有《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漢元光六年歷譜》、《居延新簡釋粹》、《紀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法律問答》、《封診式》、《爲吏之道》、《日書》等等。其中，有的文獻第一次向世人披露，極受人們關注，如曾失傳一七〇〇多年的《孫臏兵法》，過去只有《漢書·藝文志》記載，以後公私書目就沒有著錄了，以致人們對流傳較廣的《孫子兵法》推崇備至，而對《孫臏兵法》產生懷疑，甚至誤認為這兩部兵書為同一書。銀雀山出土《孫臏兵法》竹簡，解決了千百年來的懸案，重新樹立《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合稱為我國古代軍事著作的「雙璧」地位。出土的《孫臏兵法》雖不完整，僅存三十篇，只佔《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八十九篇的三分之一，約一萬一千餘字，但保留了對攻城、防守、陣法、戰術、選用將、戰爭觀等方面內容，仍可視為精闢的論述，它不但繼承和發展了《孫子

兵法》的精華，並總結了帶普遍性的軍事規律，充分顯示了戰國時期軍事思想發展的特徵。其中許多重要原則和規律，至今對軍事科學和商貿管理研究，仍有重大指導意義。而《六韜》、《尉繚子》這兩部長期被人疑為偽作的軍事著述，從此也得到澄清，大大豐富了我國軍事文庫。《漢石光六年歷譜》，是一部新發現的古代歷書，雖然它記載的時空比較短窄，但比西方著名的《儒略歷譜》要早八十多年，在學術上仍有較大參考價值。《居延新簡釋粹》是整理七十年代出土居延新簡的研究成果，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英群等三人共同完成，已於一九八八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十一萬餘言，收錄甘肅漢簡近三五〇〇〇枚，內容包括凡例、序言、甘肅漢簡的學術價值、簡文釋粹等四部分，是研究居延新簡的重大成果。

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編年紀》主要以大事記形式記載秦昭襄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三〇六至前二二七年）的要事，內容包括秦統一全國的歷次戰爭的人和事，為研究秦代歷史提供了翔實和珍貴的資料。一直被人們視為道家經典的《老子》，又名《道德經》，是我國長期流傳的道家學說奠基之作。長沙馬王堆出土《老子》兩種寫本，一為篆體（甲本），一為棣體（乙本），因甲本不避劉邦諱，據論約抄于秦末期；乙本避諱，可能抄于漢初。古往今來，《老子》版本不下百多種，文字有同有異，注釋有繁有簡，有的甚至經後人修改，已非原貌。因此，帛書《老子》出土，若與傳本比較，具有時代最早、文字最真和版本價值最大的特點。如傳本稱《道德經》，但帛書卻《德經》在前，《道經》在後，因此準確的名稱應為《德道經》。《戰國縱橫家書》是一部古代外交文獻，因春秋戰國列強爭雄，外交活躍，所以曾產生了「縱橫之學」。這部帛書主要記載已被埋沒兩千多年的縱橫家蘇秦的書信和說辭，全書共二十七章一萬一千多字，其中十一章內容與傳本《戰國策》、《史記》大體相同，另十六章為佚書。全書結構可分三部分，前十四章是古代流傳有關蘇秦的資料；十五至十九章是另一來源資料；後八章是收集其它的資料，其中二十至二十二章與蘇秦有關。總體上該書有關蘇秦的言論，事跡佔了三分之二，反映了公元前二八八年前後，蘇秦到齊國進行外交活動的過程，並記載了燕、齊、趙、韓、魏五國合縱抗秦的事實。因此，該書除可補正戰國史外，並可作版本和校勘的依據。帛書《五星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天文著作，全書約六〇〇〇字，前部分是占文，後部分是五星位置。分木星、金星、火星、土星、水星、五星總論，木星行度、土星行度、金星行度等九章，記載了秦始皇元年至漢文帝三年（公元前二三一一前一七七）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及它們的會合周期，其觀測數據

與現在的測值相比，誤差甚微，說明當時的天文學已有很高水平。我國是世界上天文學創始的國家之一，歷史上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早在戰國時就有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兩部著作，可惜均已失傳。帛書《五星占》的發現，部分地保存了上述兩書的內容。此外，在另一部帛書《天文氣象雜占》裡，繪有天象圖二百五十幅，並附文字說明，最精彩和珍貴的是內有二十九幅慧星圖像，畫的頭都朝下，尾朝上，慧尾背離太陽。這一規律，歐洲人在一六〇〇年以後才發現，而最高的所謂「哈雷慧星」，我國早在秦始皇七年（前二四〇年）就有記錄。因此，上述兩部著作是研究天文學極其寶貴的資料。

雕印本文獻，出土的也不少，如江西出土的宋邵雍著《重刊邵堯夫擊壤集》、《邵堯夫先生詩全集》，是兩部珍貴的宋刊本，兩書均為九卷，蝴蝶裝，皮紙。前者板框長五·八寸，寬四·一寸，左右雙邊，十二行，行二十字，歐柳字體，刀法精良，墨色清晰，似為家刻本。後者板框格式行款大體與上書相同，但邊欄為左右單邊，刀法粗率，且用俗字，如「遷」作「迂」，「學」作「孝」，似為坊刻本。考《擊壤集》歷代版本較多，主要有宋刊本、元刊本、明初刊本、明成化華亨刊本、明隆慶刊本、明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刊本、明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儲氏刊本、明末毛氏汲古閣刊本以及明胡正言十竹齋刊本等等。宋刊本在《四庫提要補證》和楊氏《楹書隅錄》均有著錄，內地目前只有元、明刊本，只有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南宋建本。因此，《擊壤集》的新發現，填補了大陸所藏宋刊本的空缺，對版本學研究有重大意義。《邵堯夫先生詩全集》未見各家書目所著錄，學術和版本價值更不待言。明魯府朱檀墓出土的六部古籍，計有《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書集傳輯錄纂註》、《四書集註》、《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等，均為元刻在，內中有四種版本為首次發現，其餘兩種全國亦只有兩個單位收藏，版本彌足珍貴。由於朱檀生活時代較接近宋元，所陪葬的古籍又多有書牌，故版本價值比較高，為同種書鑒別版本，提供了確切的依據。如《黃氏補千家註紀年杜工部詩史》，該書卷三十二後鐫有「至元丁亥武夷詹光祖重刊於月崖書堂」牌記，北京圖書館藏有此書，原為潘氏寶禮堂舊物，張菊生等定為宋刻本，北圖也隨之定為宋刻本。此書出土後，曾與北圖藏本相對，版框、行款、刻字等完全一樣，只是卷後牌記被挖補，應是同一版本，故從宋刻降為元刻，糾決了此書的版本鑑定問題。應縣木塔

新發現的《契丹藏》，約開雕于遼代統和至清寧或咸雍年間，計約一千三百七十三部，六千零六卷，全藏除了依《可洪音義》收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外，尚收入《續開元錄》、《貞元錄》及《開寶藏》等。當時刻成後曾贈送給高麗，對《高麗藏》的形成影響至大。原藏已佚，應具木塔發現的十二卷，雖數量不多，但為國內外學術界多年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重要佛經典籍。它與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在豐潤縣天宮寺塔發現的遼刻《契丹藏》，形成大字本與小字本《契丹藏》雙璧，成為稀世珍本。此外，應縣木塔發現的遼刻《蒙求》，是世所僅見的遼代刻書，也是現存遼代最早的刻本；木版雕印的《熾盛光九曜圖》，是目前我國已知古代木刻立像中最早、最大、最精的藝術品。因此，這次發現的刻經、刻書和刻像，不僅彌補了我國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而且為研究遼代北方的造紙、印刷、版畫、書法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同時，對研究遼代與宋遼政治經濟、民族關係和民族文化也具有重要意義。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縣宣姓墓出土的明中葉刊印十一種說唱詞話和南戲，其中十種詞話分為講史（三種）、公案（四種）、傳奇靈怪（三種）等三種類型，如《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傳》、《新刊全相說唱包侍制出身傳》、《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富貴孝義傳》等，反映了元代至明初村鎮中演唱詞話的真實情況。而南戲《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是繼《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後較為完整的南戲，如與《九宮正始》、《六十種曲》比較，說明它較接近元代原本。總之，這批文獻的出土，在我國古代小說、戲曲和唱本發展過程的研究上，是一個很重要的新發現，值得重視。

寫本文獻的出土，主要有浙江端安慧光塔發現十三種北宋慶歷以前抄寫的佛經，如《抄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蘇州瑞光塔發現的一批五代至北宋文獻，寫本方面，包括金書《妙法蓮華經》、碧紙金書《佛說阿彌陀經》以及墨書《佛說天地八陽經》、《佛說相輪陀羅尼》等，十分珍貴。新疆吐魯番一座佛塔發現了寫本佛經十三種和樺樹皮漢字文書、梵文貝葉兩片和其它寫本，其中有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距著者陳壽寫作年代不久。最近在內蒙一座古塔發現袖珍手抄本《金剛經》，只有五厘米大小，時隔千年仍燦爛如新，令人嘆為觀止。

### 三、結語

近四十年來，我國從古代遺址、墓葬、寺塔等方面發掘出土了一批文獻，有的曾轟動世界，它不僅對研究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尤其對慎補某些歷史文獻的空缺，為文獻學和版本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和佐證，引起了中外學者極大的興趣和重視。隨著時間的推進，可以預言，我國還會有更多的重大發現，它將更大地豐富史學與文獻學的範圍和內容，為中華民族輝煌的文化，增添光彩。

#### 註釋

- 【註一】【註二】：趙誠《甲骨文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九十三期。
- 【註三】【註五】【註八】：關楓《中國古典文獻學》，齊魯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 【註四】：王鑒《居延新簡釋粹》，《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二五二期。
- 【註六】：李學勤《記在美國舉行的馬王堆帛書工作會議》，《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 【註七】：侯良《神奇的馬王堆墓》，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 【註九】：陳國燦《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情況》，《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 【註一〇】：畢素娟《新發現的遼代文獻資料已經修復整理完畢》，《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九十二期。

# Documents Excavated from China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and their Influences

Wei Lo

Zhong-Shan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extraordinarily long, and its culture well developed. From a very early period, documents and ancient books were in existence, and those that were profound came to b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ir numbers are hence phenomenal, their subjects diverse, and their content rich. Thu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ultures, China occupies a unique and special position. In recent decades, a large amount of documents has been unearthed. These are truly magnificent finds. This paper begins by introducing several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then analyzes their value and influences.

Keywords: Oracle bones 甲骨

Inscriptions on bamboo slips 竹簡

To cut slabs of jade for printing 玉版

Handwritten copy 寫本

To cut blocks of wood for printing 雕版

---

\* The author's summary was translated by Veronia de Jong.

\* The Chinese text of this article appears on page 一四一 through 一四八.